



中上健次

塔尼 译

凤仙花

肆意扩大陋巷般的世界
写尽低微血统中的波澜故事

日本战后首位芥川奖得主 中上健次

透明派文学大师
日本「福克纳」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凤仙花

〔日〕中上健次 著

塔尼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仙花 / (日) 中上健次著; 塔尼译. 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21-5508-8

I. ①凤… II. ①中… ②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6794 号

HOSENKA

by NAKAGAMI Kenji

Copyright © 1980 NAKAGAMI Kasum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NAKAGAMI Kasumi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责任编辑: 夏 宁

特约策划: 李 殷

装帧设计: 汪佳诗

图字 09-2014-592 号

凤仙花

中上健次 著

塔尼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字数 211 千字 开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0

2015 年 1 月上海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508-8/I · 4393 定价: 35.00 元

目录

栉	1
川	13
町	26
水	38
血	50
男	63
兄	75
花	87
光	100
风	114
日	127
子	138
热	152
雨	162
松之雨	180
地之热	227
水之日	275

栳

进入三月，纪州^①的大海便灿烂起来，波光粼粼的海面好似覆盖了一层白雪。所有的季节里，福纱最爱三月。三月是那么与众不同——从海边一路走来，离家很近的寺院里梅花开得正旺；樱花树承受着温暖的阳光，丰满的花苞正迫不及待将要绽开；出门跑腿时经过的石墙下水仙花也已开放——今年的花期也如期而至了。

小酒馆的老板娘叫福纱去办一些杂事。跑去办事的路上，福纱瞅见那一丛水仙，不由地停住脚步，忘了老板娘吩咐她快去快回，喘息着打量起来。水仙的花瓣洁白无瑕，在阳光下显得洁净而美丽。福纱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，她的心里很苦楚。

水仙花开便到了春天，福纱三月七号的生日也快了，福纱马上就十五岁了。她注视着阳光下的水仙，这些花儿生长在古座——附近便是纪伊半岛最南端，潮岬凸向海洋。福纱寻思着：在人们无暇顾及的地方，或许存在宏大的东西，包容着人、花和

① 日本的旧国名，又称纪伊国，包括和歌山县和三重县的一部分。

石墙。

福纱是个聪明的姑娘，但毕竟还没满十五岁。当她听到老婆婆们谈论阿弥陀如来佛，哥哥们去古座文化馆听评书，为石童丸^①的遭遇流泪，都只是似懂非懂。但是老婆婆们和妈妈讲的故事里，那种让人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的东西，正包容、呵护着墙根下无人关注、默默绽放的水仙。福纱呆立着，再不赶紧老板娘又得啰唆了。

再过四天就是三月七号。福纱白天在酒馆打杂、看孩子，回到家大家都各自忙碌，妈妈也好，刚从福井打工回来、年纪比福纱大很多的大哥幸一郎也好，似乎完全不记得福纱的生日。福纱早已习惯了这样，并不放在心上。但是她多少有些怨气，决定不告诉妈妈和哥哥自己的秘密，蒸芋头时故意把灶火弄得烟雾腾腾，假装被烟熏到而偷偷流泪。

福纱喜欢三月的一切。从古座乘了轮船和火车外出打工的三个哥哥回到家，福纱总缠着他们讲述外面的风景：晶莹的雪原、白雪皑皑的山峦、金泽兼六园^②同时盛开的大樱花树。福纱眺望大海时，便将眼前的海洋和哥哥们描述的风景重叠起来。蔚蓝的大海一览无遗，海面上海浪翻滚、波光闪烁。福纱用哥哥们见过的雪景妆点大海，这是古座没人见过的风景——白雪笼罩下大海灿烂炫目。要是再把兼六园樱花树上数不胜数花瓣撒在海

① 又名石堂丸，茆萱道心之子。传说中他在高野山寻找到出家的父亲，因为未报姓名，父子二人始终未能相认，最终以师徒的身份终老。石童丸的故事在近代之以前以民间曲艺的形式广泛流传。

② 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，位于石川县金泽市。

面上，肯定比福纱每天在小酒馆照看的一岁女娃娃的精致偶人还好看。

福纱眯缝起眼睛，仿佛白雪耀眼夺目。她朝白雪覆盖的大海走去，足音嘎吱作响。海风吹乱她的头发，耳朵露出来，被风吹得冰凉。福纱捂住耳朵反复揉搓，耳畔传来夜晚熟悉的海潮声，耳朵渐渐暖和起来。

海风吹拂着热乎乎的耳朵，感觉非常惬意。面朝大海，波浪如同呼吸一般有节奏地进进退退。福纱想起深夜醒来时见到妈妈沉睡的样子。

熟睡的妈妈似乎比白天苍老许多，她平静的呼吸，和涌进阴暗的土间^①的海浪声重叠在一起。福纱忽然想起，妈妈不爱和自己说话，和哥哥、姐姐们有很多话说。哥哥和姐姐们编造的故事邻居们都信以为真，可其实那些并不是假话，而是真事。福纱越发想跳进海里，和大海融为一体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只要不主动说出来，以后和三个姐姐那样去外地的纺织厂便没事了，福纱微笑了。

福纱长得比周围的姑娘都要漂亮，肤色白皙、五官端正。这反倒让福纱感到莫名地压抑。大哥幸一郎和附近的小伙子在山上干活时，有人多嘴：“福纱这个小美人儿，要是卖到大岛、尾鹫的妓院去肯定能大赚一笔。”幸一郎为这个跟人干了一架。福纱看见大哥身上的淤青，明白他打架的原因不仅因为福纱长得好看，而且在于她和哥哥、姐姐长得都不像。

① 日本传统住宅进门处不铺地板的地方。

福纱越想越烦躁，脚伸进海水里。

松树林那边有人在喊她。福纱手扶着松树的树干，转身望过去，那是大她六岁的哥哥吉广。海面的反光闪得吉广眯起眼睛，他冲着福纱招手，大声叫她回家。“嗨！你在这里啊，我给你买了好东西。”

福纱喘着气快步跑到吉广身边。吉广还把福纱当小孩子，揉揉她的脑袋，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。福纱心里喜欢，却故意鼓起腮帮子。“人家已经不是小孩子啦。”吉广忙说。“是啊，你又长大了。”

吉广在外地打了一年的工，身上散发着别处的气息。他是福纱最小的哥哥，他不在家时，福纱一直盼着他回来，古座这里除了山川和海洋什么也没有，吉广回来会给福纱一股脑地讲述外地的见闻。站在吉广身旁，看见哥哥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喘息尚未平静的福纱却忽然哀伤得想哭。而且被吉广这么直愣愣地看着，福纱感到有些害羞。

吉广没太留意福纱的反应。“瞧，给你这个。”他从怀里取出一把深红色的小梳子，手背上多了些新的伤痕。弯下腰，把木梳戴在福纱的头上，吉广弓着身子左瞧瞧右看看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和你很般配呀。”

“我回到家放下行李，问妈妈你去了那里。她说打去年春天起你就在斋藤家带孩子，我一问，就说你去办事了。在绕道回家的路上，正好瞧见我家的俏丫头。”他盯着福纱的脸蛋瞧了一会儿，福纱乌黑的眼珠里清晰地映着他风尘仆仆的模样。“福纱马上就十五岁啦。”吉广抚摸了一下福纱的后脑勺，似乎对大姑娘

这样才合适。

听吉广这么一说，福纱意识到不能一直呆在妈妈身边了。三个姐姐到了福纱这个年纪，都去了外地的纺织厂上班。

吉广走在前面，海边松林通向木材加工厂围墙的旁边有条近道，福纱她们小时候经常走。可是吉广却绕远走到河口，经过防御海风的石墙旁的坡道，来到通过家门口的小路上。看着哥哥大步流星走在前面，福纱想告诉他，古座和他一年前出去打工时没有任何变化，河口依旧停泊着船只。可是吉广头也不回，好像对男人来说，这里有没有变化都无关紧要。

船只络绎不绝地驶进河口，古座的孩子们夏天常去那里玩耍。古座的海岸岩石裸露、水深浪急，往来的渔民只能把船停在河口。这里除了山还是山，道路无从铺设，货物的进出全靠这条河。小孩子们喜欢在河里戏耍，不少小孩扎猛子潜到船只和木筏底下，来不及游出来而被淹死。木筏的木材来自上游的山里，在河口转运到船上。可是小孩都爱在船只和木筏下面来回穿梭，学游泳最快的方法便是在木筏这边算好距离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从木筏那头钻出来。福纱和吉广都是这样学会游泳的。

福纱回到家，意外地发现家住田野井的舅舅来了。他和往常一样，裸露着赤红的上身在喝酒。舅舅招手叫福纱过去，指着身旁一升^①装的酒瓶让她倒酒，妈妈使了个眼色催她快点。福纱坐到舅舅身边，给碗里倒上酒。“行，够了。”舅舅点着头放下碗，从扔在一旁的衣服兜里掏出钱来。“舅舅没啥钱。”话虽这么说，

① 日本的旧制度量衡单位，约合 1.8 公升。

舅舅给的钱够福纱打杂挣一个月的。很久以前开始，舅舅每次来古座，都会把在外打工挣的钱分一大半给妈妈。年幼的福纱也看得出，舅舅很同情妈妈拉扯七个小孩艰难度日。

福纱朝妈妈望了一眼，妈妈点点头，示意她把钱收下。

妈妈的神情透出一丝阴郁，福纱忽然想起妈妈反复讲起的故事。

福纱比哥哥姐姐生得都晚，妈妈似乎把滔滔不绝的倾诉当成她唯一的责任。一天晚上风雨大作，福纱和妈妈都睡不着。福纱生怕大雨冲走自家的房子，妈妈笑着说，雨这么大会引发海啸和洪水。妈妈讲起她小时候的事情，她说的爹爹就是福纱的外公，福纱没有关于外公的印象。外公以前经常翻山越岭，从田野井步行来古座的福纱家，带来那边种的豆子、南瓜和甜瓜，给福纱家做口粮。他一路上要走几十个小时，带的蔬果都被晒得蔫耷耷的毫无生气。

“外公，都蔫成这样啦。豆子和南瓜只有田野井才能种，蔫了倒也算了，别的古座都有得卖。”妈妈学幸一郎的语气学得很像。

福纱目不转睛地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，这时候哥哥们都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只剩妈妈和福纱。福纱对身世一无所知时就已经懂了，妈妈过了四十岁才生下福纱，有好些话想对福纱说。福纱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，这种心情也没变。

木樨花的甜香从寺院那边飘过来，穿过陈旧斑驳的木板墙壁传到室内。

福纱的母亲阿富出生在田野井。她妈妈生了个儿子，而后生下阿富。次子出生后没多久，也就是阿富五岁那年，妈妈去世了。抚养阿富长大的祖母阿助（福纱的曾外祖母）撒了谎，妈妈是跟别的男人跑了。

因为打小没了娘，阿富和兄弟都是祖母一手拉扯长大，一直到她卧床不起。祖母说她们的娘亲已经不在人世，对私奔的事讳莫如深。

阿富得知妈妈私奔的真相，恰好是在自己和木马工私奔之后。男人在日置川的山里往外运木材。所谓“拉木马”，其实是把山坡的斜面用作运送的通道，地上铺设圆木做成滚动的轨道，再架上“木马”（木橇），堆放好要运送的木材，由工人肩拉绳子牵引“木马”。阿富的男人便是干这个的，木橇死沉不说，轨道上还撒了油，一不留神就会滑倒被木马压住——这活儿非常危险。

阿富忘不了她爹从田野井找到古座来，那时她已经和木马工成了家。爸爸脾气好，从来没有对阿富红过脸。他只是说：跟我回去，奶奶很挂念。阿富说肚子里怀了幸一郎，已经七个月了。爸爸声音颤抖着讲了真相：阿富她娘没有死，是跟男人跑了。他转过脸不再瞧阿富，一声不吭地坐了会儿便径自走了。阿富伤心地哭了。

妈妈招呼福纱在地板的横框上坐下。

父亲第二次来古座是阿富的老公被木马压死之后，阿富快要四十岁，父亲也老了。想起幸一郎那句无心的抱怨“古座也有得

卖”，阿富颇为懊悔，自己也从未考虑过父亲的感受。

福纱觉得，那是妈妈特意讲给她听的，虽然听过便忘记了。

福纱打工的小酒馆位于通向寺院的道路旁边。她拿哭闹的娃娃没辙，于是老板娘接了过去。“我家小公主真可爱。”这时福纱忽然想起妈妈的那番话，那或许是妈妈的一种辩解。

老板娘脸贴着娃娃的小脸蛋，小声地哼唱着歌曲。妈妈从来没这么和福纱亲昵过。

福纱没有亲眼目睹，也没人对她说起，可她却仿佛真切地看到自己的过去。

那时福纱还在妈妈的肚子里。哥哥们还没离开古座出外打工，平日里到附近的山上给木材除草剪枝，干些杂活；三个姐姐有两个去了古座的纲元，给人家做女佣，工钱勉强能够温饱——一家人的生活比现在穷苦得多。

那一年天冷得特别早，虽说才十二月。温暖的古座也下了雨夹雪。幸一郎发现了妈妈举止的反常。那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场景：妈妈拿起土间的木柴，一根一根拗断，堆放到烧火的柴火上。木柴都是木材加工厂捡来的，圆木被切割成方材，剩下厚实的边角料，当柴烧绰绰有余。妈妈双手握住木柴的两端，脸涨得通红，用力地折断木柴，折不断就使劲往肚子上磕。

幸一郎没有出声。在昏暗无光的土间里，妈妈不断地试图用肚子磕断木条，她憋气用力，随即发出一声短促呼吸。谁都能看出，被木柴敲打的肚子鼓得很显眼。幸一郎早已知道，妈妈肚子里的福纱已经七个月大了。

妈妈挺着肚子，木柴使劲地磕上去，应声而断。妈妈吃痛地

呻吟着，弯腰蹲坐下去。不一会，她又按住肚子缓缓站起身，去抓没折断的木柴。

幸一郎双手插在裤兜里走进屋，妈妈听到开门的声音，吃惊地回过头。“是谁？”幸一郎没有吭声。妈妈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水，拿了一根最粗的木柴准备继续折。

幸一郎一把夺过木柴，泪水涌了出来——你为啥这样做？非得这样吗？肚里的娃娃有啥罪？他想质问妈妈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
第二年的三月，福纱出生了。妈妈已经四十好几，最小的哥哥吉广比福纱大了足足六岁。福纱的身上丝毫没有妈妈深感罪孽、引以为耻的印记，但是她隐隐觉得，在自己看不见的背上，留有母亲用木柴敲打的痕迹。幸一郎是个坏孩子，调皮捣蛋，不听大人的话。可偏偏是他阻止了妈妈流产的企图，坚决地叫她把福纱生下来。对于福纱而言，降临人世的这段波折，本身便是无可挽回的伤痛。

想起当年的情景，福纱思绪万千。要是那时候妈妈再用力点，自己便不会站在这里，看着阳光透过摇曳的树梢洒下细碎的光斑。

妈妈怀了七个月才想到堕胎，而且自己动手不去找医生，自有她的理由。

吉广出生后不久，父亲拉木马出了意外去世了。妈妈为了养活六个孩子，去木材加工厂干杂活，厂里没活干时便到河口卖年糕——有不少人在船上干活。木材加工厂按天算工钱，开得不算低。她在厂里负责整理边角料，有时也像男工一样搬运不太粗的

原木。妈妈挑这份活儿并非因为那个男人也在厂里，最初是考虑离家近，毕竟家里还有年幼的娃儿。

那男人在加工厂里管理小工，妈妈和他好上了。

人家也在背地里说，阿富一个寡妇家，这时候正要男人帮一把。

妈妈啥时候和男人相好，啥时候怀了福纱，连幸一郎也一无所知。妈妈怀上福纱的一年前，那男人常来幸一郎家里玩。

那时幸一郎已经和附近的小伙子们结伙到古座奥干活，有时要翻山越岭去到本宫，在那边住工棚、砍伐木材，没有听到关于妈妈的风言风语，也不知道妈妈啥时怀了孕。幸一郎撞见怀了七个月身孕的妈妈——她满头大汗，低吼着敲打腹部企图流产。幸一郎朦胧地察觉到，这事和一个月之前男人的老婆突然找上门来有关。

那天，妈妈大白天就从加工厂急急地跑回来，好像有谁在追赶似的。她一进家门就匆匆关上木板门，按着胸口让心跳平静下来。

男人的老婆硬生生地扒开大门，她闯进土间。“你就是阿富？”妈妈点了点头。那女人破口大骂：“你个烂婆娘，偷人家老公，你给我出来！我都报告警察了。”她一把揪住妈妈的手臂，用力地拉扯着——妈妈怀孕的事被她知道了。

邻居八兵卫听到动静赶过来，在木材加工厂做杂活、和妈妈相熟的光乃阿姨也来了。光乃一把推开那个女人。“你瞎嚷嚷个啥！”女人一个踉跄，脸撞到土间的柱子上。她放过妈妈，扑过来揪住光乃的头发。

这件事给妈妈造成的伤痛不可谓不深。妈妈一直是个敢爱敢恨的女人，却从未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：荡妇！破坏别人的家庭！幸一郎撞见妈妈用木柴敲打腹部，他心里明白，妈妈想用这样的方式洗刷被咒骂的屈辱。

福纱并不恨妈妈，反倒比同龄的孩子更粘妈妈。卖榻榻米家的阿辉和福纱打小便相识，他笑话福纱：“你老也不断奶。”他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，福纱的玩伴方惠和阿初都去了外地做工，有的去了大阪，有的去了四国的松山。十五岁还待在家里的，只有福纱一个人。

清晨，福纱早早醒来，换好衣服准备去屋外打扫。她打开木板窗，想到吉广哥送的木梳，便去枕边取来。她梳理着头发，打量镜子中的自己。阳光从窗外射进来，光线柔和地照在福纱脸上。

镜子里那张脸端庄成熟，不太像自己——嘴唇丰满，眼睛大大的，双眼皮划出两道温和的曲线——福纱对着镜子微笑着。笑容使福纱脸上充满喜气，笑容一旦消失，又回到十五岁的少女模样，仿佛身处遥远的他乡，不受命运眷顾。

福纱把玩着木梳，一会儿戴在前面的头发上，一会儿插在后面发髻上。日光照在身上，她望着镜中的自己，祈祷上苍保佑自己，就像庇护石墙旁的水仙。福纱内心颇不平静，有种要流泪的冲动。

舅舅和吉广还在睡觉，福纱由木板窗敞开着。过了一会吉广起了床，他下身穿了条衬裤，腰上缠了白棉布当腹卷^①。“你这

① 日本传统服饰，用毛线等制成的圆筒状御寒衣物，围在腰间以取暖。

么早起来啊，今天也去小酒馆吗？”吉广问道。

“嗯，去得比老板娘晚可不成。去晚了她准会说，家住古座还来这么晚，不如晚上住在店里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也起得太早了，天刚亮呢。”

吉广走到土间，拿起木勺舀缸里的水，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，抬起头：“你跟店里说说，在家里吃完早饭过去也来得及，用不着那么早。”他忽然怕冷似的耸了耸肩，“咋这么冷，我还以为古座比外地暖和呢。”他推开后门去上厕所。

福纱洗好脸，收拾停当。梳妆台的旁边放了一只贴着千代纸^①的双层木盒，用于收藏零碎物件。福纱拉开小抽屉，她总把心爱的小玩意放在抽屉的角落里。她把吉广送的梳子放进去，旁边是二姐寄来的三封信。

妈妈跟福纱说，要不今天就别去了。妈妈起床时动作很迟缓，她见吉广身体几乎赤裸着，便呵斥着叫他穿上衣服。“要是吉广和福纱都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在家挺孤单。”

“老板娘还等着我呢，我不早点去她就受累了。”

“让她自己解决呗，自家的事还忙不过来啊。”

“哥，我这好歹也算是个活儿啊。”福纱顶了吉广一句。

哥哥吉广和福纱最亲近，况且一年没见了，福纱很想和他呆在一起，而且还盼着听他讲讲外地的新鲜事呢。

① 印了彩色图案的日本纸。多用于折纸或装饰工艺品、包装盒。

川

福纱总爱缠着哥哥，听他们讲各地的见闻。福纱想象着北方，仿佛曾亲眼所见——与福纱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那里扔雪球、打雪仗。哥哥们讲述的远方，风景与古座截然不同。古座没有白雪皑皑的平原，有的是山川河流和海洋。古座的河面上停泊着海船，帆影交织；山里栖息着野猪和鹿儿，带上猎枪牵上猎狗，保准能打到野味。群山沐浴着阳光，反射出细碎的光线。

福纱生日的次日，幸一郎又出了远门，没顾得上聊他在福井^①的见闻。

幸一郎前脚刚走，吉广后脚就回来了。福纱想听吉广讲讲他去过的地方，不知那里和古座有啥不同。透明的日光刚刚照上河口停泊的船只，她就急急忙忙地出了家门。

福纱向小酒馆走去。太阳刚刚露出海面，眼前的景物都染上朝阳的颜色，草草木木和石墙仿佛都苏醒了，福纱希望外地的孩子也来看看古座的风景。河口传来汽船的鸣笛和男人们高亢的声

① 位于日本中部地区的西侧、临近日本海的县名。